

现实感、宏阔性与想象力

——第八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获奖作品重读 □李馨 聂晶



第八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的评选工作于2010年3月启动,经过多轮审读、讨论,最终于2010年10月评选了出版或发表于2007至2009年的20部(篇)获奖作品。其中小说类9部、童话类3部、诗歌类1部、散文类1部、幼儿文学类1部、报告文学类1部、科学文艺类2部、理论批评类1篇、青年作者短篇佳作类1篇,寓言类空缺。获奖作品或以儿童为本位,关注儿童的个体生命发展和生存环境的变化;或具有多样化的民族特色、地域特色,展示了儿童文学在展示广阔世界方面的巨大潜力。此外,飞扬的想象力和诸多鲜活

强的毅力训练贝贝,使之成长为一个淳朴善良的孩子。奶奶去世后,邻居、舅舅等亲人始终关注着贝贝的生活。小说没有将故事导向俯视角度下的同情、怜悯,而是对贝贝光亮如水晶的灵魂给予真挚的赞赏。贝贝虽然因为生病而“弱势”,但又因为他的毫无自怜、单纯明朗而成就了另外一种意义的强大。小说由此发出了“让每一个生命都能获得有尊严生活”的呼唤,作品的珍贵之处也正在于此。曾小春的小说集《公元前的桃花》借用孩子的眼光看到“公元前”这个桃花灿烂的村庄被受到利益驱动的成人开发和破坏,始终包含着浪漫的意境和对现实的思考。由孩子的赤子之心去观察世界,社会的变化和人心的复杂变得更为牵动人心。

书中收录的图片与文字珠联璧合,共同为读者描绘了一幅人类和动物并行共生的图景,具有诗一般的意境。正如颁奖词所言,作品“以文学的形式留下正在远去的那一段独特的民族文化剪影”。位梦华的《独闯北极》获得本届科学文艺类奖项,作者曾独闯北极,深入到爱斯基摩人聚居区进行考察,并成为直接与爱斯基摩人接触并广交朋友的第一中国人,并在之后多次带队考察北极。这本书即讲述了位梦华在北极的传奇故事,作者将斑斓多姿的极地探险亲身经历融入小说,讲述自己看到的奇异现象,遇到的有趣生物。透过一个个惊心动魄的故事,作品为读者展示了极具独特的自然特征和爱斯基摩人的生存方式。强烈的真实性和文笔的感染力,使本书兼具科学性、文学性、人文性。

金波的童话《蓝雪花》借用雪花轻盈的身姿张开想象力的翅膀,塑造了一个飞舞着蓝雪花的神奇世界,小姑娘蓝蓝来到盲人梅奶奶的家,度过一段温暖的时光,梅奶奶复明的时候却是蓝蓝离开的时候。离别与重逢,欢乐与忧伤,这些人类共通的情感在亦真亦幻的情节中显得意蕴深厚,给读者美好的享受。汤素兰的童话《奇迹花园》以一个童话作家在叫做“奇迹花园”的原野中“捡童话”的经历,为读者呈现了一系列的奇迹故事和奇迹场景:会飞翔的房子、乘着月亮飞碟的蛤蟆、黑猫喜欢的长满了鱼果的鱼树、星星被子、鸡毛笔……单纯、明亮而温暖的幻想,使这部书具有纯正的童话品格。汤素兰的作品传递着这样的创作理念:儿童文学作家不能满足于创作为孩子请命和代言的文学作品,更应该致力于书写给他们快乐,抚慰他们心灵,陶冶他们的情感,激发他们的求真向善爱美之心的文学,《奇迹花园》正是这样一部作品。白冰的《狐狸鸟》获得幼儿文学类奖项,自如的“浅语”驾驭,丰富的情节和孩童喜爱的游戏性结合,使得故事别具趣味。作品中的形象,包括“红袋鼠”“跳跳蛙”和“火帽子”等,都成为幼儿文学中的经典形象,陪伴了一代代儿童的成长。这正是幼儿文学的重要意义所在。

深切的现实关怀

深具使命感、责任感的作家从不会回避严峻的社会现实,儿童文学作家则总是将这份关怀投向孩童的生存生长环境。本届的获奖作品《穿过忧伤的花季》《空巢十二月:留守中学生的成长故事》等作品都关注到了留守儿童的生活和命运,《你是我的宝贝》关注智障儿童,《公元前的桃花》则用孩子的眼睛观察变化着的乡土社会。

王巨成的小说《穿过忧伤的花季》以贫瘠的山村和普通的乡镇中学为背景,讲述了一群农村留守少年的花季故事。小说中的陆家庄和陈庄是中国很多农村的缩影。这里本来就贫瘠而落后,村里的青壮年纷纷外出打工,使得土地更加荒芜。处于花季的留守少年们,在缺少了父辈的关心与支持后,就必须自己面对成长中的各种艰难和困惑。他们人生的航船因缺少了父辈的引航,在不知不觉中出现了危险的偏移,甚至面临着触礁、沉没。作者选择留守儿童这一形象,源于作家独到的眼光和深沉的社会责任感。弥漫在文字里的爱与同情,让略显苍凉的画卷徐徐铺展中透出宽厚而温暖的光亮。祖孙亲情,同窗友谊,还有师生之间那种丝丝入扣的理解与善意,都向我们昭示着生活的希望。邱易东的报告文学《空巢十二月:留守中学生的成长故事》通过一个个典型案例,揭示农村留守少年的真实现状。作者没有代替留守少年说话,而是让留守少年以第一人称的方式讲述自己的故事。一颗颗伤痛的心灵,一个个残缺的世界,由此直接呈现在读者面前,产生强烈的情感冲击力。故事之后的采写补记,则分析了每个留守少年出现问题的原因,增加了作品的深度和力度。

黄蓓佳的小说《你是我的宝贝》选点极为独特。作品讲述一名患有唐氏综合症的儿童贝贝的生活:贝贝的爸爸去世,妈妈离家出走,奶奶以顽

多元化的民族、地域特色

在通过普遍性的情感唤起读者共鸣的同时,本届获奖的不少作品都带有鲜明的民族化、地域化特色,使作品充满韵味。彭学军的小说《腰门》以湘西凤凰为地域背景,运用“儿童—成人”的双重叙述视角,讲述小女孩儿沙吉被寄养于湘西小城时的经历。进进出出于湘西民居中独具特色的两扇腰门具有象征性,沙吉逐渐从一个自卑、自闭的孩子成长为坚强、开朗的少女。腰门陪伴了主人公的童年,它不仅仅是作为实物而存在,更是作为一个记录了沙吉成长历程的符号,一开一合之间,倾泻的是时光的流逝与一个女孩的成长。腰门成为了主人公与自身心灵对话的场所,成为一个避风港。湘西的民风、民俗,吊脚楼、古老的城门、挑檐等当地建筑风格,及当地特有的吃食,构成沙吉成长的重要背景,增加了故事的实感,也丰富了小说的层次。吴然凭散文集《踩新路》获得本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他的儿童散文多以云南多民族儿童的生活为创作内容,反映边疆的人文风情与自然风光,而且常常以儿童的眼光来观察,充满了童心童趣。在《踩新路》中,许多篇章都写得生动活泼,把云南少数民族传统习俗、文化习惯、乡土情怀,由孩童的感受写出来,让我们倍感亲切。难忘的童年记忆和地域民族文化风情的深度融合,使得作品风格鲜明,具有令人折服的魅力。

格日勒其木格·黑鹤的动物小说《狼猎河》,具有强烈的东北丛林的野气和悲凉之风。驯鹿、狼、雕、熊、狼等动物,在大兴安岭原始森林深处的敖鲁古雅自由出没,那些拥有与山林对话能力的鄂温克猎民的神秘歌声也在山林中回荡。黑鹤的动物小说往往不以动物拟人或借动物喻指人与人的关系,独特的草原生长经历使他更愿意关注动物本体,思辨人与动物在原始状态下的关系。

现实与想象的碰撞

儿童处在“万物有灵”的认知状态中,世界并非一个冷冰冰的物理世界,而是处处充满生命力。正如周作人所言,儿童文学有一种“非教训的无意思”,“空灵的幻想与快活的嬉笑”,要比老成的文字更接近儿童的世界,“儿童空想正旺盛的时候,能够得到他们的要求,让他们愉快地活动,这便是最大的实益”。因此,具有丰富想象力的作品始终是深受欢迎的儿童文学门类。本届获奖作品涌现了多维度的富有创意的幻想。《黄琉璃》与曹文轩以往的作品气质迥然不同。作为“大王书”系列的第一部,《黄琉璃》是一部大气磅礴的中国气韵的幻想小说,展示了少年王攻取山峰的壮阔历程。宏大的战争场面,少年王的成长经历,东方文化元素,善与恶的对比,使得小说引人入胜。这不仅为曹文轩作品的创新之作,也为中国本土幻想文学世界注入了新的经验。汤汤的短篇童话《到你心里躲一躲》从心灵之美、情感之美和人性之美出发,为传统的鬼怪形象注入鲜活的生命,创造了纯净的、富含古典韵味的鬼魅世界。汤汤将鬼与恶的联系割断,鬼一反常

鲜活的儿童形象

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往往有鲜活动人的儿童形象,成为一代读者的共同记忆。本届获奖作品同样为我们提供了许多令人印象深刻的儿童形象。郑春华的《非常小子马鸣加》将角色定位由幼儿延伸至儿童,用细致的笔触讲述了马鸣加的学校生活和成长经历。作品选取了多个儿童生活的细节,充满想象力和生活情趣,同时又贴近当下,塑造出一个聪明、机灵、顽皮、充满奇思妙想的小男生形象,小说活泼自然,亲切可感。李东华的童话《猪笨笨的幸福时光》以“猪笨笨”这一形象来投射学龄儿童的生活故事。虽然主人公是一只可爱的小猪,但是望子成龙的父母之美出发,将传统的“成长成才”和现实生活中焦虑的父母如出一辙。猪笨笨一番艰苦卓绝的努力和事与愿违的效果之间

新时代中国儿童小说的形象新貌与主题新质

□王家勇

主持人语:

近年来,随着更多优秀作家开始跨界为儿童写作,以及儿童文学青年创作人才的快速成长,原创儿童文学日益呈现出观念革新与题材突破的可喜景观。学者王家勇敏锐地注意到这一现状与趋势,在中国当代儿童文学传统中辨析与阐释新时代中国儿童小说的形象新貌与主题新质,指出新时代儿童形象的塑造在对传统的继承中有创新与发展,儿童形象的英雄气质在儿童本位观念的烛照中更接地气,精神特质的代际传承使儿童形象的文化性格更为丰盈充实,贴近儿童真实本性的书写与对时代精神的积极弘扬,使得作家所持的儿童本体建构与身份确认的价值意识更为丰富与深刻。有关原创儿童文学呈现的新视野与新气象,近来也多有学者从作家个案或整体视野论及此话题,期待更多学人对创作新变作出积极的理论批评回应。

——李利芳



自2021年下半年始,《乌兰的孩子》《金珠玛米小扎西》《琴声飞过旷野》《冷湖上的拥抱》和《三江源的扎西德勒》等作品在学界引发了广泛关注,这些儿童小说涉及原子弹实验、雪域戍边、抗战求学、石油工业以及生态保护等题材,虽不至包罗万象,但却几乎触及了新时代文学所观照的众多核心领域,特别是在儿童形象的塑造和主题内涵的呈现上,这些作品在中国儿童文学既有传统的基础上都有了可喜、可贵的新突破。

新时代儿童形象中的传统因子

当然,新突破是相对于传统而言的,这个传统就是十七年和新时期儿童小说中的儿童形象类型和特征。十七年时期儿童文学作品中的儿童形象,因为实用主义教育观而带有了鲜明的教训性和功利性,像罗文应、张嘎、小荣和雨来等都是人们耳熟能详的代表,也是几代中国读者心目中的文学典型。由于时代历史的局限性,这些形象还很难深入儿童的主体特质和心灵深处,儿童的本体地位和自我身份的确认便只能交由新时期去完成。

新时期以来,作家们开始观照儿童“内宇宙”的建构,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疗伤”到八九十年代对“个人”的关注,儿童小说对儿童形象的塑造渐渐形成了这样几个特征:第一,有个性,有主见,绝不人云亦云地盲从和轻信他人;第二,有胆量,有智慧,有问题意识,敢于挑战成人权威;第三,有忧患意识、有坚韧坚强的性格,也有在逆境中成长的能力;第四,有民主、法治、科学、创新、责任、服务等现代意识。经过数代作家的艰苦努力,儿童主体地位终于得以确立,成长也具有了前所未有的主动性、自主性和自由性,这使得处于成长期中的儿童形象更加鲜活、生动和真实。

近期的几部儿童小说在儿童形象的塑造上,对十七年和新时期的某些既有传统并未完全舍弃,比如《金珠玛米小扎西》中的戍边英雄小扎西,《琴声飞过旷野》中的革命儿童群像等;“乌兰的孩子”“三江源的孩子”和“油田的孩子”在儿童形象类型上与以往的传统并无二致,这是中国当

代儿童小说最为青睐的“宝贝”。当然,在儿童主体性的确认和凸显上,这几部新作也同样因循了传统,尽管这个传统并不“旧”。《琴声飞过旷野》等作品对儿童“个人”的寻找和塑造相比新时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但本质内涵仍然是一致的,那就是通过儿童的自我参与和自由选择,于外在与内在世界的建构中实现自我存在的价值,从而真正确立儿童的主体性。其实,这正是几代中国儿童文学作家不断努力的结果,保留这样的传统是有价值、有意义的。

新时代儿童形象塑造的新气象

除了对传统的保留外,近期的这几部儿童小说新作在儿童形象塑造上都展示出了一些前所未有的新气象,这也是学界非常关注这几部作品的原因所在。比如《琴声飞过旷野》《金珠玛米小扎西》中儿童主人公身上更接地气的英雄气质,《乌兰的孩子》《冷湖上的拥抱》中在独特的际关系里传承的精神特质,这些作品都非常难能可贵地为其中的儿童注入了真正的、真实的孩子气,这使得儿童形象塑造的新貌确实跃入人眼一亮。

首先,儿童形象的英雄气质在儿童本位观念的烛照中更接地气。基于时代特征及对文学表达的需要,文学史中曾经塑造出一批英勇无畏的革命儿童英雄形象。与此相对应,近年来的新作对儿童英雄的精神内涵有拓展思考。比如徐贵祥的《琴声飞过旷野》中所塑造的拉倒、秋子、白儿扎等少年们,他们从戏班里的苦难生活到进入红军宣传队后的精神独立,再到最后成长为红军战士,作家似乎又在走一条革命儿童成长的老路。但其实不然,作家在作品中要突出的是文化教育对塑造健全人格的重要性。正如作家自己所说:“我希望我们的孩子成为英雄,不一定是战争英雄,也不一定是彪炳史册的英雄,只要他们受过良好的教育,把自己的生活过得完美,给社会增加一缕阳光,他们就是英雄,平凡的英雄也是英雄。”所以,新时代儿童小说中儿童的英雄气质变得更加平和与踏实,对普通的儿童读者来说更具真实性和亲和力。其次,儿童形象的精神特质在代际传承中凸显。孟奇和杨飞的《乌兰的孩子》讲述的是新中国核工业建设者用自己的血肉和生命所凝聚的“乌兰精神”在下一代中的传承和延续;于潇浩的《冷湖上的拥抱》讲述了青海石油工人与他们的子弟在深度共情下完成了“石油精神”的凝聚与存续;杨志军的《三江源的扎西德

勒》将小海一家三代人前赴后继保护三江源、追求人与自然互助共生的精神描写得感人至深。从代际传承的视角书写儿童的精神成长,使得儿童形象的文化性格更为丰盈充实。正如《乌兰的孩子》中所言:“乌兰精神,它是一种奋斗的精神,一种奉献的精神,一种创新的精神,一种向上的精神。它需要继承和延续……更需要一代代人不停地注入和创新,这才是乌兰精神的真正意义。”这些正是新时代实现中国梦的征程中广大少年儿童应该具备的精神素质。

总之,这几部新作中儿童形象所透射出的英雄气质和精神特质是以往作品中所未见,英雄未必非得发光,精神确需传承与创新,这是符合儿童的本能天性和人类社会规律规律的体现,是真正的“儿童本位”。

儿童形象所承载的主题“新质”

通过对这几部儿童小说新作中儿童形象的探析,我们看到了儿童形象塑造的与时俱进,而这些形象新貌的背后,也恰恰隐含着新时代儿童小说在主题表达上的独特新质。这些作品对成



小山快要过生日了。小山爸爸来问我能否画一张邀请卡片:“我们要在草原上开一个快乐的聚会,在这个月底,下午四点半。我想邀请所有的小动物们来参加。”夏日的草原绿油油,花儿都开了。紫色、黄色、白色的小花在草丛中笑着。小猴说:“我可以帮忙为聚会布置,我吹气球特别厉害。”于是,蓝色、橘色、红色的气球,欢快地随风摇曳。坐在草原上,我们惬意地望着远处的山脉和天上的云朵。(图/文 晏川)

构与确认其价值意识更为丰富与深刻。与新时期儿童小说更愿意通过彰显儿童的个性来达到儿童本体建构与身份确认不同,近来的几部新作在更加贴合儿童天然本性的基础上,更加重视儿童主体性构成中“人”的精神生命的确立,当拉倒了有了自己的名字时的那份精神归属感,当马兰基地的孩子们望向英雄纪念碑时油然而生的自豪感,当成为班长的小扎西喊出“每个兵都是一个界碑”时的责任感……作家们不约而同地将儿童对崇高情感的体验置于重要的位置,很显然,几位作家想要的不再是对儿童个性的张扬,而是深入儿童心灵世界,去建构一个个更为饱满、真实而又独立的时代新人,这与当下的时代主题密不可分。

总而言之,新时代中国儿童小说无论是在儿童形象塑造上,还是主题内涵表达上都有了不同以往的新貌、新质,它们不再一味地功利迎合或标新立异,它们更愿意在时代脉搏的共同跃动中去呈现新时节的儿童,讲好新时代的中国故事。(作者系沈阳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